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



讀尚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入諸儒要說嘗
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
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
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主欽字

東作

讀尚書卷五

周壽

說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以南訛西
成胡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東作主時至氣
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蒼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行速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
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
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各氣盈月行尤遲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
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

有奇名朝虛人息氣盈朝虛而生閨蔡解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易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防警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

辭也皆主於帝堯永終數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旨該貫蓋舜以始初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

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莊列滑稽戲劇肆周上奇無忌憚之語懼理之形彼醜謬而九聖賢經傳之言理者皆害己之具也故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為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借書具所見如此

臯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教逸欲有國劉元城疑
教字轉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濱廣斥

古說以斥爲斥鹵蔡解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而云斥鹵鹹地愚按管子斥者新芻所
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
呼辛蘆之地爲斥塹

三江旣入

讀書卷五

四

周壽

三江之說極衆程尚書盡闢其說主蘇民指豫章
江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
於經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
州何豫焉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都賦註松
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
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
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
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爲越
伐吳之路五湖旣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

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載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疑松江至海口不見吳都然注之婁江東江中吳志載青龍江白蜺江今皆塞姑錄之以翼蔡氏之說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為汭諸篇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為渭汭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蔡注既從灋水皆王渭言之文

渭水內

五

意俱疑若以汭為一水而合之則涇屬渭汭者是

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又添之從灋水之同孰

從孰同耶兼經云涇屬渭汭而八云汭入于涇文

恐相反又下文會言汭汭汭若一少則不以會言矣

恐渭汭合依古

職方文其 汭汭曰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也首言汭皆此川名

東為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非他有北江也

朔南暨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甫云昔

徐復遠試汝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
以朔南暨公為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
暨聲教而東西無頂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
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
教訖于四海其使如眾說當田云聲教暨朔南何云
暨聲教耶徐用其說魁南省

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羿廢大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
能命徂侯征征乎六師以振其兵權使仲康盡失

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得此而後耶愚按史記載

太康失國太康崩弟桀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

弟豈待太康之崩耶

一龍之說謂常州考

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

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汝汝不在魯魯邦不

為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

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

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

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

毋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弄假王命攻異己之嫌
又不若薛說之爲辯

臣扈

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
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大戰于
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
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
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
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
奏 先皇帝理宗云

皇朝書五

〇七

方未

仲虺之誥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爲慙此心如青天白日茲
慙德也乃所爲實德歟

續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弼成五服之服
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亦
守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貫疑有脫誤愚

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樂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誤之有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衆安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桀之衆皆疾湯而湯之衆皆震恐也二義正相反蓋湯誓者誓衆之辭當時必衆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六位虺乃寬釋湯慙德之辭謂夏商已勢不相容代之非湯得已也義各有在不當以文害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爲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解以上爲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爲文意未安若主民庶言之以上爲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今不遷邑且圮矣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豚居田野河洲其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豚于荒野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豚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歷叙廢學之因而嘆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非蔡氏自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豚去而罔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踪跡歷歷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豚野爲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豚野爲高宗也

高宗彤日

夫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彤祭而有雉雉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降年永永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彤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得之矣蔡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

命之事謂乎命者天以妖孽而譴告之謂言民者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爲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爲禰廟豈有若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泰誓

觀政于商

一 讀書五

一 〇十

六 考

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注爲徑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具盈者積而至盈也古注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解云過者責也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說雖於伐商爲順而在字

無歸着以語味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於伐商意亦不替

王乃大巡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所叙三卿乃指友邦家君之三卿安得以爲證若武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爲六師而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曆數有歸天人胥應武王既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漢書五

十一

木共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關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厄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勝

我之弗辟

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伸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為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為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為文考且稱其父為寡兄皆不通令蔡氏以篇首為洛誥

簡王若曰以下爲武王命叔文意方白非車識不
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亦良是蓋
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爲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
孫孫永保民皆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爾大克羞者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事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

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
矣古說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說蔡說作兩句讀所
作實字說然古註不費力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爲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
以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爲洛
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爲公遣使告於成王復乃復
命之復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待於復王莽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誤言

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爲公欲明農而成王爲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鎬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頑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今洛陽是爲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祗命公以

一書書曰五

十四

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治洛無疑九皆合從蔡說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爲契所謂君子以無逸爲所說理雖精愚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爲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於作文者之爲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

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及時人否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平心讀之自見其無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爲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

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爲鰥民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三字相連恐於文末順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說惟蔡氏

通雅

卷十五

九

云惠鮮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齊子期給之使之有生意是鮮爲鮮活之鮮合作平聲是鮮與惠二字相連於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鮮我方將鮮亦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爲鮮活之鮮文義自協。

君奭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爲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實百姓

古以商實百姓為句云使商家百姓豐實蔡氏以商實絕句云國有人則實而以百姓屬之下文王人罔不秉德通為一句遂指百官為著姓王人為微臣愚按王人本言王者王人求多聞是也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說書中無此謂百姓為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說晦菴已指平章百姓為畿內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說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即為

諸說

一六

一六

回首而顧允單言顧者正是自在之耳若顧諷明命顧畏民若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玉几命羣臣羣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畢命

旌別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別淑慝為政是殷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殷世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殷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論極正我朝兵不

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
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
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久擾也

君牙

夏暑者雨小民惟曰然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
卹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
其易為衣食之恐局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
以衣食與人也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秦誓

卷二十一

十七

七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蹇叔勇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
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
之言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
於論言云我皇多有蔡釋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
上文二尚字觀之語脉專歸重於謬言則蔡氏之
說精矣蓋穆公殺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殺之始
禍雖在杞子而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
再敗秦師焚舟之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
數十年不止殺師之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

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
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以上文
若已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彥聖如出於我
耳宜從古說為乎

慈溪黃氏日抄類卷五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口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竒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

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者，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言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上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人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震節所謂先天之說，則

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此，援之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

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
兌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
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
兌巽為東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
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
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
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
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
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
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為

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為伏羲者
耶然聞先天為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
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
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
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
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
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數學無傳今所存之
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為之訓釋
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
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

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
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
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
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
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
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
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
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
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術此宜審所當
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

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
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
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
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
未易躡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
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
子作

皆所以解此六畫餘劬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為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為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為首為言晦庵之說蓋主卜筮為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無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鄒氏以用九見羣龍無首

吉總為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為首矣能見群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為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無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為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

疑重字爲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愚恐乾之內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內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爲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且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讀易六卷

六

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爲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淵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爲大吉於經文爲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六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

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
豐允允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
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
梁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
有慶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
皆以韻爲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
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巷亦平聲協韻今江西
人皆呼慶字作巷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
卡陽皆有之

屯卦

讀易六卷

七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
爲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爲卦之主
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爲
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
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鄒氏謂初九能得民
建以爲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
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
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
錄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易書六

八

卷名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上六入于穴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鄒氏曰穴以況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穴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撫而錄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為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凡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與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揚云丈者黍龠尺引之積焉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媪為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為丈人恐未然

易上九

九

同書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解恐朱說為平易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為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爲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兩朱以西郊爲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爲陰方而近世徐古爲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爲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爲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爲牽按下卦乾陽爲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輿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適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復卦

復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爲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人身主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爲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復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復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復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爲虎之尾不應虎自履其尾也

其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履復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詳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且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

用馮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揚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鄒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大在山中豈

必實有其事。此卦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廣易十

十二

周易

朱以占為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為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為一，亦有理。但不曾及盱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蓋以隨時為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
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者否愚按
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
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
兌之時也鹽尤切

臨卦

九二豕孚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

咸易六二

十一

劉氏

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九
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為感其間容有未順者
而無害其為咸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盥求神之初不可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
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盥滌而不待薦尊有孚
已自顒若視程之說精矣蔡節齋因其說併主在
下之人言之謂天下索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

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彖曰下觀而化
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
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盥作灌說然盥與灌字
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夫子待主魯
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為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
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耶恐程因古法而不暇
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
生謂易六
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
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
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雷者雷之
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
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
經文未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
校於趾滅沒其趾而不見與滅臯滅耳同與傷字
蓋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為况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為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說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古說以為聘賢周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為上九以束帛戔戔為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忌微有此意鄒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剝卦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似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為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

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剥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剥而伊川釋為地剥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剥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剥也剥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剥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剥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鄒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鄒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文朋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省方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患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物與无妄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說皆以與爲感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造化而言一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字生物四言也此句若難曉故錄之

不耕穫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約不首造其事以首造爲妄朱云不耕不獲不菑不畲無所爲於首無所覲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爲以文脉言之合從朱說若如程說各句俱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視程說爲明矣鄒云或者繫牛於此自以爲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已出意外牛爲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爲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事
合從其說他說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
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不必惑若居四山
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
也

曰開與衛

①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
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亨

易六

十八

程以何字爲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
之甚也此說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二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
至也朱本義乃用鼎以道之說以樽酒簋爲句或
用缶爲句其說曰既曰樽酒簋又曰用缶亦不
成文理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愚
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簋爲盛
損以二簋爲約鄒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以

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陸氏可
以註斷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
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簋
貳爲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爲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
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
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讀易

十九

虞翻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爲讀晦庵用水洊至句法以
明兩作爲讀愚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
云雷雨作句法相似尤爲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爲麗云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
也蔡云柔居尊位故爲離之王公然則不必改離
爲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
類則無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慕當曰

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

讀易

四十二

咸卦

私心二字似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

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臨限リク 六五

二十一

列傳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邱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

與讀易六

二十一

列女

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說窮極小人之情狀自足為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正則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庵諸家皆以見輿曳為二牽於後以其牛制于為四阻於

前以其人天且剝為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
傳併天且剝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庵
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為坤體廣大安靜
然象之釋此句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
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夙為吉

蓋兩開其端也

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為既安定

則為可以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為或不為惟其當

而已合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
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為平順蓋易之有象曰是即
所以解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蔭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爲說諸家乃以已事爲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右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蓋謂兩龜爲朋也惟程傳以朋爲助以十爲衆云衆助之公雖

非考

十四

九

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爲句十朋之爲句龜弗克違又自爲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違一句主何而言似人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庶有歸着在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臣無家

諸家皆謂得臣無間遠近惟蔡氏鄭氏謂得臣之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救凶則免愚按
文義已順特語未瑩耳程傳云三當曰承於上安
得自擅為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
凶為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
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
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亡所以
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
要之古註為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己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
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
亦未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凡求益者皆
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為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
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
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

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是以則字爲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爲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爲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爲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遇雨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爲雨所濡而有愠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蓋與陰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遽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貞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彌絡絲跌也按此說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專於九四正

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而指為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為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語與經文繫下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柅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為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者朱本義以柅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如緣此文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立意求之耳其餘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齋謂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柅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雖未必然於爻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為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鄒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孚乃利用禴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甚備然此句語脉自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孚而後用鄭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又為順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託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臀在株木上不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_此豐_且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交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為順若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為厭飫之意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承九五之君故云朱紱

方來赤紱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臣而上下皆
為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
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爻
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
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
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
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

讀易六

九

百

用愚拙

當從晦庵蓋古以瓶汲程傳出近世

見近世以米桶汲泉而云木爾往歲有沈計議雄
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汚而木板終不朽今
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為井之說愚
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
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
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為助若如程傳
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

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言才未得用如井渫不見食既以不得食爲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愚按朱

論語易六

卷二十一

八〇

說於爲我心惻之義甚明蓋爲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鄒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爲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爲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爲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勉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

上六井收勿幕

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剷井之極水已
出井故曰井收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
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名冠以收髮爲義
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体收於此也掘井及
泉滌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
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
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
幕按此說異衆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爲切故錄之
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
覆井之名非幕帘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
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玉弼注以爲
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
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
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爲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伊川以命爲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爲天命之命合

從晦庵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以爲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爲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爲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爲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屬億無喪有事

古註往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時而不危故無所喪而能有事愚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具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泥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爲也吾之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必無喪也此說似足以輔

前說以無喪關二之喪具而言故錄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晦菴語云這箇卦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讀易六卷

三十三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為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程以儀為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為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為切合古註與朱說參之氣象斯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程朱皆以牀為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為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為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為竭誠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己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為云史

請易六卷

三十四

巫達其卑下之忱不厭其忉怛之意其說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一爻之意合從鄒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而象辭相應故錄之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陽主生甲於時為春自庚至癸為陰陰主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鄒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洪志曰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

渙卦

讀易六卷

三十五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丘則混而為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說為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而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說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渙王居無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為稱而無咎朱以為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為順此文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

辭云苦節不可貞則程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字為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濟上九以剛明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

宴樂信乎其無復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
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
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
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
之此易之為道懼以終始歟愚按此章雖晦庵亦
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須謹錄之以俟知
者問焉濡其首冒上文飲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

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
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
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
化之間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
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

讀易卷六

三八

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尽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德大業皆指

造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下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躰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

諸易六卷

三十九

因其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為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

而人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聖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贖為幽深且而經文探贖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而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

所為乎合為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卦用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為章首於理甚

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屬之後

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
易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

讀易六卷

四十一

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為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
人居大室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益宰蓋字

晦庵云蓋字乃模樣是恁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
讀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
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巳有巽而震矣

合震巽則為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已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人制其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怕凶

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疑之義為主難質

讀易六卷

四十二

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為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牽其當言牽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

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為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為之得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之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主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便知懼如夬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為內上卦為外自內之

外爲出自外之內爲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
知所懼也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旣云不可爲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
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变迁故曰不可
為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
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定
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
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
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
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
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為是是之應為存為
吉乖於理者為非非之應為亡為凶不必至於存
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
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言文王繫易多述憂危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辟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意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徑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為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

讀易古卷

四十五

一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著卦文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晦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著生蔡氏曰神明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著所由以生王氏曰著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著法之未生則著之為物特庶草之一耳豈知其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

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昧
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
卦為兌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
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為
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
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
言不如射者之相射砮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
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為譬如六子迭相運用
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
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
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
理

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兌說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
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為乾坤凡二者為天地之氣
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

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昧
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
卦為巽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
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為
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
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
言不如射者之相射啮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
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為譬如六子迭相運用
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
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
有外此而他為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
創為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
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
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
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為南北
也何以知其此為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
彼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
則風一從南即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
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
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

將何所驗以為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

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為東北巽為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為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

卦坎為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者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說者雖指火為日遂以離為東指水為月遂以坎為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為火然後言離為日獨言坎為水而未嘗言坎為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於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為言耶易書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

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

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
可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李又可知也李者
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為正毋以門人記
錄晦庵之言為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文王八卦有此京
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或謂此因康節先
天而大無疑於文王者也又曰潛龍勿用何謂
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或謂此因康
節先天而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或謂此因
八卦上疊成六十卦與邵子者說誠異蓋康節此
意不曾說與程子亦不及問之或曰者謂此因
康節先天而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或謂此因
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誠東北方無地曰乾
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
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
而不能無疑於易係所言之八卦謂此因康節先

讀易六卷

所錄非出於晦庵
之成書未知然否

乾為馬之兌云云為羊

南軒節齋說甚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
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
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卦各有不一之象
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知
然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衆卦以暢無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慈溪黃氏日抄類卷六終

